

鸭
子
飞



22

司马翎作品集



司马翎作品集



鵬
飛

下

「台湾」司马翎 著

司马翎作品集

1. 关洛风云录(上、下册)
2. 剑神传(上、中、下册)
3. 八表雄风(1-4册)(含仙州剑隐)
4. 剑气千幻录(上、中、下册)
5. 剑胆琴魂记(上、下册)
6. 帝疆争雄记(1-4册)
7. 白骨令(上、下册)
8. 鹤高飞(上、下册)
9. 铁柱云旗(上、中、下册)
10. 纤手驭龙(上、中、下册)
11. 红粉干戈(上、中、下册)
12. 饮马黄河(上、中、下册)
13. 金浮图(1-4册)
14. 剑海鹰扬(上、中、下册)
15. 浩荡江湖(上、中、下册)
16. 丹凤针(上、中、下册)
17. 檀车侠影(上、中、下册)
18. 武道胭脂劫(1-4册)
19. 独行剑(上、中、下册)
20. 玉钩斜(上、中、下册)







俠

目 录

俠

第一章	落拓江湖	1
第二章	一身是胆	27
第三章	堡中奇遇	55
第四章	羽毛初长	81
第五章	脱颖而出	107
第六章	妙手歼凶	134
第七章	群豪恶斗	160
第八章	以身为饵	187
第九章	千古一死	212
第十章	水厄难消	237
第十一章	岭上惊魂	262
第十二章	重见生天	287
第十三章	秘窟探宝	311
第十四章	情多换命	336
第十五章	尔虞我诈	356
第十六章	疑是黄泉	381
第十七章	甘作情奴	405
第十八章	丛林之劫	429
第十九章	玉人无恙	453
第二十章	计藏天秘	477

第二十一章	疑是登徒·····	500
第二十二章	还寻旧燕·····	523
第二十三章	瞒天过海·····	547
第二十四章	古寺战云·····	571
代 后 记	一代宗师司马翎·····	597

俠

13 秘窟探宝

敢情那年轻化子早已有备，电急转身举刀一指，又是使出华山绝招“钻榆取火”之式。射来的那团烈火呼一声升高数尺，打他头顶上空掠过，一如金龙堡主金大立。

烈火一收，只见一个相貌冷峻的瘦长老人，含威带怒地瞪视着他，手中一支三角红旗，宛如火焰飞扬。这人正是北四堡南五寨中的左家堡主左同功。

年青化子顾不得细看，疾忙退回渠内，匆匆顺着原路退去，口中低低道：“老丈，咱们已被困在罗网中了！”老人周工才无措地嗯一声，没有回答。

转瞬间又回到主渠处，他运足夜眼望去，忽然看清楚入口处站的正是成姑娘。这时另一条人影打壁间一条支渠飞出来，落在主渠中心，低低问道：“玉儿，没有发现什么吧？”

成玉真轻轻应道：“没有。”

那条人影敢情正是成堡主成永，他道：“支渠内黑暗异常，为父不能大意，是以费时甚久，你好生守着！”成玉真应一声，他又隐设在另一条支渠。这刻因两下相距五丈之远，故此成永看不见这厢有人危立不动。

年轻化子突然像离弦之箭般向出口处奔去，成玉真把守住出口，耳眼并用。她的目力也能在一丈以内看见东西，是以人影迫近时，便自觉，当下却不立即发动，心想等那厮暗算自己时，才突然发难。

谁知那年轻化子并不暗算她，就在五尺之远处，忽然停步，

低声道：“成姑娘高抬贵手，让在下出去吧！”

成玉真但觉那人口音好熟，芳心忐忑，问道：“你是谁？”

对方沉默了一会，才道：“在下是何仲容！”

她哼了半声，赶紧自己掩住嘴巴，生怕父亲突然从支渠出来听见。黑暗中凝神细看，从衣着上，她又认出这人是曾经在内宅鬼鬼祟祟偷什么东西的年轻化子，此刻在黑暗中，好像已看不见他故意撅嘴唇的丑陋样子。

“他居然未死！”成玉真又惊又喜地想：“真是神出鬼没……”

何仲容急于离开，又问道：“成姑娘可肯高抬贵手？”成玉真下意识挪开身躯，何仲容迅疾地冲过来，口中道谢一声，便要纵上去。

成玉真突然伸手拉住他的手臂，问道：“你不是已经被千草仙姑的毒金钱打死了么？怎的又活过来？你要把这位老人家带到什么地方去？”

何仲容低低道：“容在下以后再告知姑娘！”

成玉真道：“今晚你到我卧房来！”何仲容骇一跳，本想说不，转念想到如敢说不，定然难以逃走。自己一命并不足惜，却可怜背上的老人，二十年未曾见过天日，如逃不出去，仍然死在地底水渠之内，岂不白费了一场努力，只好答应道：“在下三更时一定去拜见姑娘！”

她松开手，道：“快走吧！”

何仲容比他更急，飞纵而起，一刀点在石板上，石板掀开，他已如一缕轻烟，出了水渠。回身将石板轻轻盖好，只见天上彩霞绮丽，日已西斜，不由得大大舒口气，脑筋一转，决定先到毒丐江邛毙命的破神庙去，再作打算。



何仲容在破神庙中将老人解下来，仰天叹道：“世人本以为我

何仲容已死在毒金钱之下，现在又泄露了秘密！”

原来当时千草仙姑的毒金钱射到他面门时，何仲容情急智生，突然掀起嘴唇，内力运至舌头上，拿捏时候，突然往外一顶。毒金钱恰恰飞到，何仲容两只门牙也脱离了牙肉，迎将上去。一响之后，两枚门牙和毒金钱一齐掉落在水中。何仲容眼光一扫，见无人发觉他使这个诡计，立刻吸一口气，屏住呼吸，垂头装死，居然瞒过了左同功。

他据实对老人周工才道：“老丈，我体内已中了毒丐江邛的绝毒，明天三更时分，剧毒开始发作，因此我无法再带老丈逃走！”

周工才大惊道：“这……这怎生是好？我双腿已废，不能自行逃走。若教成家堡的人捉回去，一定遭受非刑……”

何仲容呆了半晌，叹气道：“除非在明晚毒性发作之前，遇到药仙公治辛，否则我自身难保，如何能顾及老丈你！”他心中的确十分难受，因为他天生侠义心肠，向来很少想到自己。

周工才垂下白皑皑的头颅，没有作声。何仲容又叹口气，道：“咱们虽说暂时逃了出来，但成家堡势力甚大，附近百里之内，休想藏得身住，这点也甚是可虑！”

老人忽然抬目望住他，道：“我们可以潜入成家堡中藏匿一时！”

何仲容诧问道：“莫非老丈你有易容之术，不怕他们认出么？”

老人摇摇头，道：“不是，成家堡内还有许多秘室，我们出其不意，反而潜匿其内，他们一定想不到！”

何仲容听了，虽觉这个主意太冒险，但事实上却是个绝好妙计。便欣然道：“那么只好如此了，等天色较黑，我们便潜回堡中……”

决定之后，何仲容自个儿到不远处的乡镇中，买了许多食物。二更过后，他们已在成家堡地下一条秘道中活动着。

周工才凭着深奥无比的土木之学，忖度堡中秘道，完全不差

错。何仲容一面背着他走，一面细心地听他解释这一层地下秘道的结构，记住所有出入之法。

他们在一个石室中停下来，这个石室有两丈许宽大，高度只有六尺，进来之后，将石门一推，立刻嵌好，外面秘道如有不明底蕴的人经过，无法看出竟有秘门可入石室。但这石室并非仅有一扇门，却共有数扇门。

老人周工才解释说是此室位居全堡秘道之中心，可以四通八达。但正因如此，通常都弃置不用。他们躲在此室中，一旦有事，逃起来难觅踪迹。若果只有成永一人搜寻，大可以和他捉迷藏。

周工才又指着室顶道：“上面就是堡主卧室，一连四间，占地甚广，我们头顶处应该是本堡宝库所在，我昔年曾参观过其他几个有名的堡垒，以我看来，结构都是大同小异，只须寻到这间四面俱有暗门的秘室，上面就是宝库！”

何仲容微笑一下，道：“我要教他们大吃一惊，只不知那宝库可以攻得入否？”

老人周工才道：“别忙，让我想想，这样子建筑成的库藏，一定有一面比较薄……嗯，你从右门秘室出去，门上三尺之处，可以试一试看——”

何仲容如言出了秘门，只见这条秘道特高，门上尚有四尺许，方始是石道顶端。当下腾身一跃，飘飞起来，在这刹那间，已撒刀在手，看准了石缝，一刀刺去。“铮”地微响，宝刀插入寻尺深。

如今他已有经验，不徐不疾地刺割开石缝边的三合土。同时因是横着用力，只须弄个小洞，便可用指头悬挂着身躯，是以特别容易下功夫。

不久工夫，第一块径尺见方的石头已弄出来，里面还有石壁，他如法施为，又将第二块石头弄出来。

里面再没有石壁，探头一望，黑影沉沉。但他的夜眼可不碍事，略一张望，又看清楚这座宝库甚为低矮，大约只有五尺高，

宽也不过一丈。地上堆满了巨大的铁皮箱，另外在靠内里墙边，有张长形红木案，案上堆着不少光华闪烁的珠宝。

他怀疑地盯着地上几只巨大铁皮箱，猜忖内里装盛着什么东西。现在他将成家堡的宝库弄开了，心中反而后悔起来，一种犯罪之感，沉甸甸地压住他心头。

转念想道：“四堡五寨称雄武林已久，坐地分赃，无所不为。时日既久，库藏内必有天下罕见的宝物，我何不尽情大开眼界……”这么一想，复又心安理得，身形一摆，已钻了入去。他知道黑道好手眼力锐利，只要留下一点痕迹，便可以借此推知下手者是什么人。是以他小心翼翼，连半点砂石都没有带入库内。

库中虽是一片黑黝黝，但他的夜眼一览无遗。唯一令他有点紧张的，便是库门若是突然开了，他一定来不及逃走，形迹必露。不过任谁也敢相信这种宝库不会常常开，是以被当场发现的机会，委实微之又微。

他先走到红木长桌前，佝偻着身躯，细细观看。桌上尽是各式各样的首饰，宝石一闪一闪地烁射着光芒，匀圆的大珍珠成串成串的，翡翠玉器，各呈工巧，看来没有一件不是价值连城。何仲容只用眼睛看，碰也不碰这些珍宝一下。

回头瞧瞧那些巨箱，好奇之心大起，便伸手掀一下，谁知箱盖应手而开，登时金光万道，灿然映眼。定睛看时，巨箱中全是各式各样的金器，塞得满满的，约摸估计一下，每一箱最少也有数万两之重，他平生哪会见过如此多黄金，不由得咋咋舌头，半晌缩不回去。

这七口箱子俱可以打开，他看了三箱都是黄金，估量其余的也不会例外，便不再掀开来看。

眼光又射回红木桌上。只见那一大堆珍宝珠饰，在黑暗中透出宝气千重，似乎在诱人伸出手去取。何仲容耸耸肩，忖道：“这些都是不义之财，取也不伤廉。可是我目下性命乃是成姑娘所

给予，岂可随便取她的东西？啊，那是什么？”

原来在桌子末端，摆着一尊高达尺半的黑色人像，过去看时，敢情是尊古铜佛像，已经变得黝黑古旧。

他随便地看看那尊古铜佛像，并不放在心上。这时已经欣赏过宝库，便满意地从洞中钻出去，将那两块径尺见方的石头堵好洞口，拍拍身上灰尘，回到密室之中。



老人周工才已等得不大耐烦，见他进来，这才松一口气，问道：“你一定进去了，可有什么奇怪宝物，开了眼界？”

“没有，”何仲容愉快地摇摇头，“但那七大箱黄金和满桌子珠宝，的确罕有机会见到，而且还任我摩挲。这些都是不义之财，如果我不是刚刚受过成姑娘救命之恩，一定设法弄出去救助贫苦的人……”

周工才轻抚颊下白须，笑道：“想不到你年纪轻轻，却也够迂腐的！其实你将他们这些不义之财，拿去救济穷人，等如暗中替他们积点阴德，异日才有好结果，这也是报恩之意哩！”

何仲容大大摇头，道：“不行，我不能这样干！”仅仅说了一句，便觉得自己的理由实在不够充份，低头寻思好一会，忽地想出理由，便又道：“假如我能够劝得他们答允将这些金子拿去做善事，这样才算是替他们积阴德！”

老人周工才微微一笑，不去驳他，却提醒他道：“你不是有个三更之约么？现在大约差不多了，但你可要早点回来……”何仲容道：“不必太早去，宁可迟一点儿。我一定赶快回来，你老放心！”

两人沉默了一会，何仲容便形容宝库内的各种奇珍异宝给老人听，最后疑惑地道：“我现在还奇怪那座古铜佛像，何以也像宝贝一样收藏在库内！纵然是价值甚巨的古董，也不必这样密藏起

来啊！”

老人周工才睁大眼睛，道：“这尊佛像之内，必有古怪，可惜你没有细看。假如是我，一来年纪老大，心性较稳细，二来我被幽禁了二十年，心思缜密，一定会细察一下，看看有什么古怪！”

何仲容蓦地想起来，自个儿沉吟思忖道：“周老丈被成家堡囚禁了二十多年，将有用岁月，都白白消耗尽。目下周老丈一旦离开成家堡魔爪，但茫茫人海，教他如何生活？他又不似我年轻有力，可以做任何苦工！”想到这里，脑中便浮起那一箱箱黄金。

他又继续想道：“我可以作主替成永赔偿周老丈一笔黄金，哼，其实黄金虽然宝贵，但如何可换取光阴！也不过是一点意思而已！”越想越对，当下也不告诉周工才要干什么，只说出去一下，便出了秘道，俐落地纵上门顶，搬开那两块径尺方石，钻将进去。

随手打开一个箱子，灿然耀目的黄金塞满箱子，他并不取那些体积大的金器，翻寻一下，底下果然俱是一片片的金叶。他尽量取了许多，放在革囊中。想想二十年光阴，哪止值得这么少，便走到红木桌前，随手取了一串珍珠，大约共有二十粒，每一粒都匀净明亮，约有龙眼核般大小。藏好之后，正要离开，眼光扫过桌子末端那座古铜佛像，心中一动，移步过去。

他弯腰审视一下，讶然忖道：“此地少有人来，是以箱上尘迹遍布，但这座古铜佛像上却没一点尘埃。难道有人常来拂拭？那么何故对这尊古佛如是重视？”胸中疑念一生，忍不住伸手取起那尊古铜佛像。入手觉得沉甸甸的，但仅仅是普通铜像应有的份量，并不特别坠手。

何仲容用手指弹一下，“当”地一响，听出乃是古铜所制无异。这一来更令他疑惑之极，将那座古铜佛像放在掌中，颠来倒去，看个不停。

他虽然不懂古物这一门玩艺，但单凭直觉，已可看出这座佛

像雕工精美异常，古朴之气，盎然可睹，他摸摸佛头，又擎擎佛脚，还有一方铜制垫座，故此可以不须木座，随便摆设。

要知他手劲奇大，虽然像平常人那样摩挲，力道却重上许多倍。蓦然发觉佛脚垫座有点活动，何仲容眼光一闪，立刻试向左右拧转，果然那方垫座可以拧得动。拧了一会，垫座应手分开，只见座内有一个凹槽，槽内铺着红色的锦缎，当中一块三指宽，三寸长的象牙牌，嵌在其中。

他定睛看了好一会儿，心中想道：“毫无疑问这座古铜佛像的秘密，就在这方象牙牌上，但这末一方象牙牌，能值几何，却也值得如此慎密收藏？”心里疑惑不定，但见那方象牙牌上，一条红线从左上角开始，蜿蜒曲折地经过牌中心，然后在右边中间处断掉。

除了这道弯弯曲曲的红线外，便没有其他花纹或文字。何仲容一点也不懂，想了一下，便将象牙牌取出来，拧好那座铜像，放回桌上，然后离开这座宝库。

回到秘室中，因室内光线黯淡异常，只能看到模糊人影，故此他仅仅将那座古铜佛像之事告知老人周工才而没有取出给他观看。但他的本意，却是要请他看看，也许这位老人家猜得出牌上的红线是什么意思。

当下他把囊中的黄金叶子尽数取出来，让老人缠在腰间，又将那串明珠交给老人。周工才沉重地道：“何老弟你说得不错，我多年岁月，牺牲在此堡中，有权利取回一点补偿，但老实说，我毋宁要那二十年的岁月而不要这些东西！唉……啊，你也不是囊囊充裕的人，这串珠子我要不了这么多，你摘下一半，放在囊中，日后也不致于因身边无钱而窘困！”

何仲容推辞道：“这个使不得，我岂不是变成窃盗了么？”

老人周工才道：“老弟你错了，这些珠子既然你已承认是我的所有物，由我赠你，何能算是窃盗！”这话也不无理由，但何仲容

决意不肯收下十颗之多，最后勉强收了五粒，放在囊中。

“现在时候已到，我出去一下。这儿秘道虽然盘旋曲折，但我已记在心中，绝对不会走错，周老丈你安心等候一会……”

转眼间，他已处身在春夜的漠漠长空之下，呼吸着晚上清新的空气。堡内不少地方犹自有灯光透射出来，他一直鹤行鹭伏地潜到内宅，眼前便是成玉真的闺房。



闺房中隐隐透射出灯光，他忽然紧张起来，靠在黑暗的墙角，大大呼吸几下。最后鼓起勇气，轻轻一纵，飘落在有灯光透射出来的窗下。何仲容为人正直，不敢从窗缝偷窥，隐约听到房内有人移动之声，便弹甲两声。

歇了一会，房内一片寂然，连早先的移动声也消失了，他疑惑地再弹甲传意，但仍无反应。何仲容真想转过身就走，他本想逃避这种见面，可是想尽管这样想，事实上他不能失信于一位姑娘，当下硬着头皮，再弹甲示意。

房内忽然传出一阵低微的鼻鼾声，何仲容耸耸肩，想道：“这真是够讽刺的回应，我且看看成姑娘是否已睡，若是睡着，我可就不能进去了！”这个想法令他有点失望，他也不知自己何以会这么矛盾，心中既不想见她，却有点恋恋之意。

待到他凑在窗上一看，暗中为之失笑，敢情一个丫环，伏在桌上打盹儿，银灯渐黯，蕊烬甚长。他一转身，跃回在黑暗中，想了一会，想不通成玉真何以不在房中之理，不过暗中好像松了口气，便向回路折返。

忽儿一条黑影，宛如流星赶月般越屋穿房，向右边疾闪而逝。何仲容怔一下，想道：“谁敢在成家堡内高来高去？莫非就是成家堡之人？但我隐约看出此人是个瘦老人，身法之快，已与成永同级……”越想好奇心越起，忍不住暂时放弃返回秘室之想，迅速